

聲液

來到這裡不到半年，儘管去了多趟跳蚤市場帶回一堆銅銅鐵鐵，擬音工作室仍稱不上就緒，明明還缺副控設備，幾個導演來過又失望離開，冉師傅卻說：「快了快了，我們很快就可以接到案子。」踱向前庭，這低矮瓦房，爆衝的枯黃草叢，不明橙黃細細點綴，近看是碎磚，勝景來過這裡。我想像當冉師傅還是個小孩子，嬉鬧、遊晃，膝蓋傷疤累累卻不服輸地征服樹幹，摘下勝利的芒果，爸爸一巴掌飛來，他跌入旋轉不止的陀螺漩渦。不會心一笑也難。他帶著這裡生成的靈魂去了別的地方，腦壁的嘉義印象流過血管，通往他十根手指末梢神經，練就一身擬音身手，他從不以美學自居，扎實、嚴謹的態度毫不輸給藝術家。如今冉師傅重返伸手一把海風的家鄉嘉義東石，我幸運成為身邊一員。

一、

我養成的這個習慣。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。

乍醒，我眼皮保持緊閉。暗中豎起耳朵，收集風速、氣溫，方圓五米內所有昆蟲種類，小學生美術課似的，藉聲音，悉心構畫出環境輪廓，當然，我也透過環境音，判別天空掛著太陽或月亮，直到腦壁那幅世界勾勒完整，我才會滿意地睜開眼。

睜開眼，我慢慢起身，盡量減低噪音，從門縫透進的細光，我猜到冉師傅已返家，加入補眠的一員，躺臥工作室的他，厚重打呼一圈圈淹沒屋子，猶如屋子恢復呼吸。我立刻警覺，不能等，鞋未穿，躡手躡腳貓似的速速推門溜出後院。

夏夜蚊子多，冉師傅呼吸聲，追上來抽水幫浦似的推擠我耳畔，不穩的腳步被他那清晰、厚重的聲律，催促、前進。我不稱這裡為偏郊，冉師傅的老家，對我來說是氧氣充足的一種空曠，每天多的是初識的新鮮噪音，師徒倆摩拳擦掌，心跳加速。

鄰居紅瓦平房跟我們併得不算攏，藕斷絲連似的肩靠肩，屋間小縫有條淺溝，偶聞蛙鳴。不消幾步，花香闖入鼻腔，瑪莉的花園盛放

得再嬌豔，天色一暗，表情也只剩一種。

略略探看瑪莉家窗戶光源。忍不住越靠越近，打開紗門，確認木門沒鎖的同一頃刻，我迅身入內，梭巡一圈，有股衝動搜遍衣櫃、流理台、沙發底，甚至掀開地毯以確認瑪莉尚未返家。

電子鐘用 AM 01:40 的綠眼瞪視我。鼻腔內充盈一股我喚不出名的香氣——它們一定有專屬英文名字，而非櫻桃、甜柚這些嗅嗅輕易可辨的水果。無可否認，她身上滿掛遠比我更貼近女性的特質，那往往是隔著一條河摸索、模仿，也難企及。今晚第二次潛入她家，被爆炸頭嚇到不算什麼風險，反正瑪莉唱完那卡西返家多半帶回一身酒氣，頂多睡醒敲門問我：「馥欣，我昨晚好像看到妳。」

不宜久留。她的髮飾、絲巾，一件件起舞，煽惑不了我的物慾，我想，就算我擁有這些配飾，也不見得為之增色。這兩趟，我未竊取任何一物。

冉師傅呼吸還盤桓我身體裡……

我只是定定望著瑪莉冰箱裡那個玻璃湯鍋。盛裝隔夜雞湯的它，像熱熔過後的飾品，挑逗地盤坐，儘管油垢斑斑，我沒勇氣一掀鍋蓋。惟確認湯鍋輕了。

二、

再潛入後門回到家。天色濃墨依舊，這夜悠長猶若一串心事。

工作室門板方窗，貼著薄薄一張報紙，透出一塊橘光，像幅害羞的夕陽。冉師傅已上工，不趁夜深人靜，怕白天噪音颯個他面紅耳赤。臉一紅，他鼻孔冒煙。冉師傅性格分成三等分：工作的他、清醒的他、酒後的他。跟著他，像出入三個房間，涇渭分明。俯視的屋，是幅圓形比例圖。惟敲敲打打像把火，將他鎔鑄在一塊。

關於這次案子冉師傅已跟我約法三章，這是一個簽了保密切結書的案子，不容我加入。他必須獨自完成。

原本想問他少宇是不是感冒了，稍早通電話聲音啞啞的，但為了避開神秘兮兮的螢幕影像，我守諾地退避暗處，躲入工作室旁木板隔起的小倉庫，一坪大，有時扭亮小燈泡，有時不必。我耳貼木隔板，

追蹤他一舉一動。冉師傅與工作室獨享彼此，我不嫉妒，反正門球指紋，只容他跟我。

保密二字越想越亢奮，這些日子，我心底餘音繞樑。

如今拍電影的收音技術，精密得連蜻蜓拍動翅膀都錄得到，混音軟體也愈發神通廣大，慢慢不需要擬音師的後製加工，網路廣告如雨後春筍，反倒搞得鬼鬼祟祟，商業機密當飯吃。冉師傅那句「快了快了，我們很快就可以接到案子」現在想起來，我不確定話語中意味著什麼，但冉師父出口的話，一點不會錯。他就算說了大話，事後也會努力點什麼。聲音無所不能。

他常強調，加工不代表不好。

以前在片廠，冉師傅點子千奇百怪，他造出的聲音獨一無二，卻老招致業主嫌棄。據他所言，昔日音效編制團隊陣容龐大，配音時大明星進進出出，林青霞喝過他泡的茶……

直到片盤時代停轉，片場收掉，他轉到趙老闆工作室，照樣得罪人，尤其底片下台一鞠躬，電腦把聲音層次解釋得很龜毛，令他滿腔怒火。

不服輸的他，玩心鋪天蓋地而來，有次把發條玩具車悶在紙箱裡任其胡衝亂撞，這樣折騰了一小時，倒也擷取到一段用在暴發戶大吃大喝的橋段，我同意導演那句「根本不寫實」但不同意第二句「你在搞什麼鬼」，講白了，你覺得格林那威的電影寫實嗎？

另一次他抓起椰子殼朝一塊牢繫吉他弦的電路板來來回回用力刮，完成了樹叢內惡靈的嚎叫，他說那是東洋式的陰森感。戲院內我注意到隔壁女生嚇到緊摀耳朵，真的，這是冉師傅所辦到的，不是導演，不是編劇。那次他喝醉誤踩電路板割破腳底，我悉心為他包紮，我倆眼神一撞，彈開，又是一種聲音。無以名狀。

冉師傅的天賦不是沒有鐵證。

他獨創了一種特調的稠狀液體。滴在油紙上，叮叮叮，三滴、五滴，視稠度而定，前年賣破億的《夜襲頹城》蜂群攻占城市天際的一場重頭戲，這發明大放異彩。影評讚聲不絕，東一句導演美學，西一句國片里程碑，沒一篇提到音效部門。

稠液遇紙，各有巧妙，不管滴牛皮紙、道林紙、鋁箔紙，都完美

帶領影像跨越現實世界，失婚女子的眼淚，有了餘韻。

還有一種方法，掛上點滴袋，一滴、兩滴，足可取代配樂，戰慄到你痛。

音效喧賓奪主，以假亂真一層可信的真相，何其可貴，就算電影賣垮，安魂曲照樣餘韻不絕。

「水是聲音的原點。」有回冉師傅灌了半瓶高粱，說了。

我低下頭，羞紅著臉，反芻一切。

他其實沒有特地為獨門配方取名字，但是我心裡自有一種稱呼它的說法。

聲液。

對我來說，那些輕盈卻確切的聲音質量，就宛如銀幕上主角，爬滿昆蟲，一種融合蟬與螢火蟲兩種特性的昆蟲，光鳴齊發，恰恰註解特立獨行的冉師傅，他跟什麼人都處不來，為樹葉沙沙聲跟人爭個面紅耳赤。與其他混音師鬧脾氣不說，連主管都要受他吆喝咆哮。

三、

國片不景氣，趙老闆也萌生退意。大夥被資遣後，冉師傅帶著三大頁客戶名單，給我一疊錢，要我好好找個工作，「冉師傅，我跟你走。女孩子力氣不大，不嫌棄的話，我幫你倒茶捶背。」跟了他三年，我這話撻得壯士斷腕。以前被人罵，他挺護我。往後就算只有零星案子，就算他老得再也動不了，我也可以按著他指示，接續這一段擬音工程。

他的路，跟別人不一樣。

如今，話裡那個「走」，跟工作室內往返踱步造聲，慢慢分不出差異。

「下次我們邊走邊吃烤玉米，就聯合造出秦漢、林鳳嬌散步聲了。」

他不經意的這句話，我深深放進心底。

這陣子他總早出晚歸，「出去外面，錄一些全新的聲音素材。」

「真的假的。」「別小看嘉義，這土地可聒噪的呢！」連日悶到發慌，

逼我悟出些許道理。我意識到，有一些聲音，與水泥箱子絕緣，比方煙硝飄飛的戰場，諒老電扇咳出血也飄不出個名堂。來到嘉義，我發現，工作室內繁複、瑣碎的擬音操作，扼殺了音效師蛻變為真正藝術家的可能。

他們乖乖當個技工，才能成就導演的飛躍。

因此，回返家鄉嘉義東石，冉師傅看似任性，卻滿懷真誠的動機。我開始喜歡耳鳴的感覺。

光憑走走看看，豈能拼湊出像樣的在地印象？儘管工作室還不夠亂，助手也只有我一個，但我寧可透過室內冉師傅種種動靜，去認識嘉義，看他如何將擬音前景建構起來，即便不為案子，只要冉師傅走動著張羅一切，就夠了。

米缸空了。我將隔夜飯煎成鍋巴。嗶嗶啾啾，手藝沒媽媽好，不打緊，在夢想兌現前，冉師傅說，三餐要顧，顧不了他的，起碼要顧我的。「妳一個女孩子家，陪師傅到這小地方，不能讓妳餓著。」

他重新熟悉嘉義的路。提起工具箱，抓了一疊傳單，冉師傅坐上那台野狼 125 挨家挨戶修水電，一舉兩得，他開玩笑說，工具箱裡鏗鏘鏘鏘，摻雜嘉義街道背景音，有如一齣魔幻劇場，他都扼腕當下沒能錄下。

無妨，一首裡外應和的交響樂曲，緊緊嵌入腦海，不會忘。

「冉師傅，你年紀也這麼大了，不要在外面這樣子趴趴走。」我不是沒說過。

他意味深長地看著我，良久，簡直釀出全新酒味。

要是我從夜市帶回兩支烤玉米，一定教他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冉師傅不再只是冉師傅。其走動姿態，專注的手，屏息的瞳仁，確切超越所謂技匠，直逼藝術家臉貌。「他媽的那些金馬獎、奧斯卡，都把音效獎頒給做出逼真聲音的技匠，你做的聲音一旦踩出畫面界線，就是不稱職、就是亂來，業主跳腳都來不及，哪可能給你這樣玩！」

用藝術家這三個字來概括他也不真確，他身子微弓，一弧彎教人醉心不已，尤其窗簾縫隙射入午後光線，一條金色蟒蛇游動於他臂膀、胸膛，我體內起了一股超乎全神貫注的敬畏。

噯，無處可去了。

前陣子端午節回屏東老家跟爸爸報個平安。我走入老穀倉，望向退休有年的打穀機，過往它忙於發出繁雜噪音，年幼的我緊摟故事書，看著它解開空氣裡電流的秘密。

只消凝視一分鐘，曾經流通於內的悸動便隨著懸浮微粒翻飛起來。或許你告訴我那是歲月，我寧可相信那是其他向光積極的事物。

輕摸它會不會活過來？它又會否瞬間憶起那些震顛起伏，情急傳導至我掌心？我五指，一縮一張，海星般呼吸著……

五菜一湯，臉頰紅熱，看著爸媽兄姊一個個臉色鐵青，開飯前的羞辱嘲諷似蟻群撕咬雙耳，一句句女孩子家不檢點，一句句不找個人嫁竟跟退休老頭同居。

我想著冉師傅勤奮背影數十年不變，沒趕上片盤時代的我只得溫熱他生涯的尾巴；想著有回我開了玩笑說他聲音渾厚帶磁性該去替影帝影后配音，他臉一沉，我趕忙鞠躬賠不是；想著一切絕非「他心底有個缺，我湊巧補上」那麼簡單……

碗一摔，「妳去哪？」不理爸連聲斥喝，我提起早早整理好的行李，「馥欣，給我站住！」離開前，抓起木櫃裡的電鋸，按下電源，丟置客廳，任它瘋狗似的胡衝亂竄……

頭也不回。

四、

我從未親眼直擊冉師傅調製聲液，他不給人偷看配方。

這沒什麼難的，我也可以調一壺。無色，無味。

前陣子踞蹲前庭，一張瓦楞紙，一滴、兩滴、千萬滴。

寶特瓶裡起先有些細小碎末，來自嫉妒。我去了先天宮，走到樂隊暢遊後的廣場，耳畔殘存瑪莉句句歌聲：「喝完了這杯，請進點小菜，人生難得幾回醉，不歡更何待——」

冉師傅才帶酒來這聽那卡西。兜了一大段路，來聽近在隔壁的瑪莉鬼唱。

從輪胎輾過的水漬，我撿到幾顆來路不明，類似瀝青的硬塊，搗成碎末，按著冉師傅教授的力道，以鐵桿不輕不重來回輾壓，我發現

我手勁，越來越跟得上他，裝上電力適中的電池，認命地運作著，他騎車不超速，過馬路不搶快，本本分分，掌中成音才每每收得剛剛好。

獨門聲液，這些材料當然不夠。

還記得《哈利波特》藥草學課堂上出現過一種曼德拉草。曼德拉草一被拔出土壤，就會放聲大哭，人類聽到草的慘叫聲，將發狂死去。後來我去翻書，發現歐洲曾經用過曼德拉草提升鍊金術，為了採收曼德拉草，人類把草綁在寵物身上，接著從遠處呼喚狗，狗一跑，聽到草叫聲而猝死，人類藉此取得曼德拉草。

這些天馬行空的典故，給了我靈感，我跳上腳踏車繞遍郊野，去弄到銀膠菊種子，埋入瑪莉的花園。這草有毒，屆時聲液加點草屑，靜觀其變。

反正聲音往前進，風景往後退。我總有一天要爬上屋頂，站在這些聲音的頂端。

五、

小倉庫外，趨於靜止。我默算一下，果然，舊掛鐘咕咕鳥冒出來亂叫三聲，代表三點到了。當初這鳥沒被逐出屋子，多虧冉師傅尊重牠的存在。八成在童年佔了一定份量，也可能曾經陪伴年邁父母度過晚年，況且，牠不眠不休啄下提醒我們休息的時間，久之，冉師傅也練出一套生理時鐘去配合咕咕鳥，畢竟他已六十，不休息對身體也不好。

一切靜下來。

不可以偷看。我很乖。

兩分鐘後，我沒盼到他關心我去哪的腳步聲，心一沉，本能找地方擱放失落的視線，便看到了那把沾滿斑駁水泥的鏟子。

我想起工作室那個兩公尺見方水泥坑，想起少宇。

跟這三十來歲的壯丁，因坑結識，他不受雇誰，汗水淋漓獨來獨往，凡事不過問。工作室中央挖一個坑這檔事，他只無厘頭丟了句：「你們要在這裡大便？」方形水泥坑慢慢成形，切分兩格，左乾，右溼，我腦海早已朝右坑注水，配出一些雨中奔跑、海邊散步，浪漫的

聲音。即將竣工最後兩天，少宇弄得髒兮兮，借廁所洗腳才發現廁所是一個空蕩蕩的灰色水泥箱，粗駁的牆、地，療養院似的絕佳水刑地。

少宇自投羅網的笑了，

突來的炙熱，爬上我頸項，一股被他扯開上衣般的羞辱感。好像我的裸照，片片剝落，被他視網膜牢牢接住。

我知道，他生活中來來去去的女人臉孔，比不上一個初抵此地的外地姑娘。我人生地不熟的眼珠子，有賴他人來妝點一些顏色。我大有激起他意淫的條件，哪天我蹲下，為他做點什麼，他會放心上，擇日回報。

比起我，他身上更多熟透的果實。

可惜，對少宇的好感，粉碎於他到隔壁找瑪莉借打火機，聊了起來。我不是吃味，我不想目睹瑪莉女人味得到男人垂青。這搞得我神經兮兮，我恨屋內打火機數量排不出一個恨字。往返踱步，繼而成天焦慮冉師傅出門去了哪裡，搞不好根本不是修水電。胡思亂想，停不住腳，簡直要踱出一條溝，一想到他可能又去聽那卡西，我便渾身不安。怕他被勾魂，怕他跟瑪莉有什麼，怕哪根造聲髮夾來自瑪莉那頭亂髮。她一跟冉師傅聊起來便有些驚人氣場盤旋前庭，伸手也揮不掉。有人說瑪莉兼差孝女白琴很好笑，我反認為那是跨界本事，值得看齊。

都怪我老忽略冉師傅畢竟是男人，當他男性特徵在日復一日的操練中慢慢散失，乍看不是壞事，偏偏我內心深處有一股動力想重新勾引出他最原始的慾望……忍不住想像聲波一旦通過輸精管，一併啟動性格的細胞分裂。

然而，久之他不再問我為什麼這樣子無怨無悔跟著他，對他來說或許我就是木門兩側的春聯，從大紅腿為粉色，強風沒辦法將我吹下來。我只是一廂情願擺動著深受歲月侵蝕的衣領裙擺，寂寞守候著他的日常。

六、

當我再度聽到工作室傳來動靜，是冉師父播放成音，此起彼落空

曠撞擊聲……我立刻辨識出那是保齡球滑行於球道，球瓶應聲散倒。
耳鳴再起。

霎時間，我悟出少宇白天那一通來電的發話地點。

是了。冉師傅雇了少宇，陪他到處收音。

我畢竟不是男孩子。

不，不對。冉師傅沒閒錢雇助手——除非……

呼吸急促，我困在小倉庫內，若是這樣焦慮出去被冉師傅看到，鐵定瞞不住他。我寧願憋著尿，快手翻開紙箱，很快，發現一箱裝滿劇組雜七雜八的玩意兒，打板還不可疑，當我看見測光機，恍然推敲出，所謂正在進行的案子，從頭到尾都是冉師傅遊晃嘉義所拍攝，因此需要一個拍攝助手，並吩咐少宇不可洩露行蹤。

難怪少宇打來問我家裡有沒有手電筒，劇組拍片才需要打光啊！

冉師傅拍了什麼？做這齣戲掩人耳目用意何在？

心中充滿了疑問。我有股衝動衝出去一探究竟，倘若我這麼做了，便觸犯那保密條款，師徒倫理一併崩塌，算了，我連一窺他究竟投映布幕抑或純播音檔，都沒有勇氣。深怕看到瑪莉現蹤，深怕光影背後是承受不住的真相。

我平靜下來，抖抖手腳讓腦袋清醒——既然白天少宇跟冉師傅一塊，勢必得隱藏行蹤，代表他無暇去隔壁品嚐瑪莉那鍋湯。話筒裡的啞嗓，純屬少宇真聲被磁化後，誘出我心頭鬼。

一定有人喝了。明明少了一碗的量。

瑪莉呢？她回家了嗎？會不會倒臥路上了？

我只是希望她別再唱。

她會懂的。

不，不對。

今晚冉師傅一聲未發，會是他嗎？若銀膠菊毒啞了他，他也不會怪我，在他眼底，充其量我就是一個年紀老大不小的幼稚女孩。

這女孩努力地猜，費勁地猜。我猜想冉師傅大費周章搞這麼一齣戲，一定是為我而拍的。佯裝案子在動，讓我安心。

糖水淹過腦門。我想像冉師傅問我裙子怎麼破的，好像錯過絲線綻裂他深感惋惜。當時我還氣急敗壞怒視瑪莉家茶几角那裂損的陷

阱，沒想到現在，那破洞，形成一聲性感呼喚。

倘若冉師傅喜歡瑪莉，也不怪誰。瑪莉歌聲擺盪、繚繞、航向遠方，對冉師傅來說，這樣的聲音，是張網，走走唱唱收攏包括喝采蟲鳴海風在內百籟，冉師傅豎起耳朵，從瑪莉一字一句、一顰一笑，辨識出更多嘉義的聲語。

我不信瑪莉動都沒動那鍋雞湯。

七、

凌晨，天未亮透，一片靛藍。見工作室燈暗，我躡手躡腳走近藤椅，給冉師傅蓋上被子。

「馥欣！」

依他表情，他知道我故意吵醒他。

「妳還記得那部電影？」

「記得。」

「最後一場戲賴雲鋒把菸屁股往河裡丟，我記得啊，原本我拿了鐵鉗給他刮個噤乖噤乖，可是製作人不要採用，他說太刺耳了。」

我怎麼可能忘記那畫面，他窮盡氣力想當一個往河中央丟菸屁股的男人。以截然不同姿態，重現男主角的心神。

「馥欣，妳後悔跟著我嗎？」

我搖搖頭。

趴臥的他當然沒看到我搖頭。或許他想像得到我以搖頭回應，或許他以為我不忍出口傷他。我們之間，一旦抽掉聲音，便充滿可能。

「很快。」

說完兩個字，他復睡。好險他嗓音如常，沒喝那鍋湯。

我起身，未料他兜了夢境一圈，又回到我面前。把話說完。

「很快，我就會需要妳去幫我找聲音了，馥欣。」

我知道他意思是要我去幫他收集造聲材料，意味他認定我手指觸感，足以靈巧辨識物體粗細、軟硬，他要我透過手，去想像物體的極致。

「還有，那水，我會教妳。」

我哽咽，說好。

突然想通，他不過想為自己拍點什麼。

總有一天，我要摸摸他的頭，在冉字上，加個蓋子。

太累了，忙完我癱坐前庭躺椅睡著，陽光灑落我眼皮，致使我做了一個火紅的夢，一長串十之八九都忘光，最後一個畫面是孝女白琴趴伏在地，邊唱邊哭，流了汪汪一攤水。瑪莉揚起頭，定望我，嘴唇凝出一撇淺笑，歌聲未停，我想抓起杯子潑她卻怎麼都抓不起來。

怔一下驚醒。緊握躺椅扶把。

瑪莉正遠遠走來。

她兩腳往夢幻大屋移動，眼神卻直勾勾盯住我臉，看她一臉疲憊似想開口說什麼，卻欲言又止將敵意嚥了回去。

「瑪莉！我剛剛煎蛋急用蔥，想看妳在不在，不小心開了妳家後門，順手就——就拿走一把蔥。還有，我雞婆把妳冰箱那鍋雞湯倒掉了，放太久，會酸掉。」

瑪莉視線棲息我臉上。那真空的幾秒鐘，我想著銀膠菊蟄伏她喉內，滾動一口痰，蓄勢朝我狠狠唾沫——

只見她眯起眼：「早。」打了個大呵欠。

微笑，掉淚。